

寻根与归真

■林丽娥

车子朝着桃舟的方向驶去,我塞着耳机,单曲循环着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里陈楚生唱的主题曲《庙堂之外》。

“致我生如尘,世无双,风一扬。愿这世间王侯与稚儿,皆可沐浴朝阳。”歌词在耳畔反复回响,朝阳穿过车窗落在身上,暖意从皮肤漫进心里。这追寻生命本源的歌声,好像为我们此行——探寻晋江生命之源的旅程奏响了序曲。

我们此行的目的地,正是安溪桃舟的晋江源。车停稳后,我一脚踏上石板路,一股清凉便迎面而来,这仙境的雨,竟也如此通晓人意,方才在车上还雨丝绵绵,可等我们推门下车,那雨便像得了指令似的,悄然敛了声息。想来,这便是晋江源以它独有的温柔,在轻声对我们说着“欢迎”吧。

再往前、往上走,一道涓涓细流忽然撞入眼帘。它从高处蜿蜒而下,水流轻缓得像位身着素裙的女子,正循着山势款款走来。抬头是浓密的树林,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,在清亮的水流上投下细碎的

光斑,随着水波轻轻晃动,像撒了一把流动的碎金。

我的目光被身旁一棵老树吸引,顺着粗壮的树干慢慢向上望。到了中间部位,树干猛地分出许多枝丫,枝丫又再抽出更细的枝条,每一根枝条上都缀满了繁茂的绿叶,层层叠叠,遮天蔽日。

忽然觉得,这树、这流,多像我们的人生啊。我们在岁月里慢慢生长,长出形形色色的“枝叶”,开出形形色色的“花”。可这一切的根基,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:就像树的根须深扎土壤,源源不断地汲取养分;就像溪流的源头,在远山深处默默积蓄着力量。若有一天,我们斩断了这提供滋养的源头——无论是对初心的背离,还是对根本的漠视——那么再繁盛的枝叶,再汹涌的水流,终究会慢慢枯萎、干涸,那些曾经鲜活的色彩,也会一点点褪去光泽。

再往上走,行至半山腰,两座亭子豁然出现在眼前。左侧的亭上题着“喝醒”,右侧则是“风斯在下”。阳光突然退去,林间瞬间暗了下来。刚下过雨的小路裹着湿滑的青苔,我下意识放慢了脚步。这时,同行的工作人员——一位笑眼弯弯的

小妹妹主动走过来,轻声问我是否需要帮忙。

我们缓缓前行,目光不时被林间的景致牵住——滴落雨珠的蕨类叶片闪着光,山涧钻出几朵野蘑菇,遇到这些动人的瞬间,便赶紧掏出手机拍下。这山间的干净与纯粹,实在让人想悄悄藏进镜头里。

在小妹妹的指引下,我们终于站在了晋江源前。那一刻,一股感动瞬间攫住了我,如同赤子回归生命的起点。我忙从包里摸出空矿泉水瓶,蹲下身接住那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流,仰头大口饮下——清冽甘甜的滋味顺着喉咙漫开,带着山魂水魄的清透。

望着这源头活水,忽然生出些感慨:晋江源本是这般纯净,只是穿山越岭、流经市井,才渐渐染上了杂色。人不也一样吗?最初都带着赤子的纯真,走着走着,却难免被世事磨出尘霜。

返程的车上,我又点开那首歌。“我当逐明月枕清风,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”,是啊,愿我们走过万水千山,心底依然流淌着晋江源般的清澈,归来时,还是那个纯粹的少年。

故乡的稻花鱼

■赖建峰

拂来的晚风,已揉进了初秋的丝丝寒意,日子转眼又起秋风。秋天的稻田开始呈现一派金黄,再过半月就可以收稻子了。在刈稻谷前,放养在田野间的稻花鱼要先抓上来,稻田抓鱼,是童年乐趣之一,即便人到中年,依然对此事童心不减。

父亲肩扛一柄锄头,手拿一笼鸡罩,我负责提桶,跟在他后头。鸡罩笼,顾名思义罩鸡的竹笼,由竹篾、竹片编织,整体呈大半个圆球形,下宽上窄。只需把鱼罩扣住,笼子里的鱼就形同请入瓮中,手到擒来了。

沿着曲折的田埂走到金黄的梯田中央,父亲在田埂上刨出一个排水口,在泄水等待的过程,山风吹拂带走了脸颊上的热汗,整个身子一阵激灵的清爽。水渐渐浅下去,露出了脊背的鱼会在它们藏身的鱼窝里搅动出声响,或者随着水流要溜出田埂,受到守在田埂上的孩子们一惊动,它立马又化作一团泥水消失在稻田里。

水更浅一些,潜在鱼窝中的鱼再也不能完全隐藏,它们露出了深色的脊背,露出了金色的鱼鳍,孩子们的脸上也露出灿烂的笑。父亲眼疾手快,一个箭步,一下弯腰,再直立起腰杆时双手就已经捉住了一尾巴掌大的鱼儿,鱼儿在空中甩动着金黄的鱼鳍,那些金色的泥水像一粒粒快乐的珍珠落在了我脸上,像一羽始料未及惊飞的鸿雁,丝丝缕缕的清涼中有一种时光猝然而至的悸动和鸣响。

同一片田里,同一批放下去的鱼苗,在这个收获的季节,它们有大有小,差别很多,就像人生不同的命运与悲喜。捉回的稻花鱼,去除内脏后打不打鱼鳞皆可,先用山茶油慢火煎至金黄,尔后可加水文火慢煨,煨出的鱼汤奶白鲜香,比起煨汤,我更喜少油在铁锅里用柴火慢慢煨一日,直至煨得皮脆肉松骨酥,此时揭开锅盖,鱼肉的鲜香鱼脂的香气飘荡在灶台上空,再也没有半点泥腥之味。取出鱼肉手撕成块,然后油煎,鱼的骨刺都被煎得酥脆,入口香酥,嚼之滋味无穷。

从前每到春耕插秧时节,会有专门育鱼苗的阿公挑着鱼苗来卖,现在都没有了。乡村寂寥了,炊烟也少了,会编织鸡罩的老人已经消失在时光的长河里,从前家家户户常见的鸡罩也变成了久违的旧物件,像古董一般寥寥无几了。

从前是父亲带我,现在我也想带自己的孩子,去体验自己小时候乡间的快乐。走,继续跟着父亲,下田抓稻花鱼,这次我扛锄头,我的孩子提桶,父亲依旧像从前一样带路,带着孩子们,赶往快乐的金秋田野。

东方幻彩话青韵



■黎江毅

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。”在华夏文明的悠悠长河中,色彩宛如一首首无言的诗,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与情怀。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,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青,东方色也。”古人凝视青色的目光,藏着东方最古老的幻彩。青色可以是浑然天成的青玉,可以是新妆如洗的青瓷,可以是青绿山水的国画,这些美好的器物都是青韵的重要载体。

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,青玉的颜色古朴大气,能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工艺,适合雕刻各种题材的作品,如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翡翠福禄寿纹插屏,整块翡翠以鲜碧翠玉为底,间杂着天然纹理的白色晶体,恰似雨过天晴后山峦叠翠的层次感。工匠循着玉料天然的青色脉络,深青处刻山石云瀑、苍松流水;浅碧处雕三位寿星手持

灵芝、如意、桃实。随形就势的用色在方寸插屏间铺展成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,尽显青玉雕刻“因色取巧”的至高境界。

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,青瓷以其天青色釉闻名遐迩,胎质细腻、温润如玉,常被用于制作礼器、饰品,那一抹温润而宁静的天青色,恰似雨过天晴后澄澈的天空,给人以清新、宁静之感。杭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龙泉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凤尾瓶,将青色的雅致演绎到极致。标志性的刻花技法装饰缠枝牡丹纹样,似初春新柳蘸露,如深潭静水含烟,在釉面流转间晕染出江南烟雨的朦胧诗意。工匠以多次施釉的技法,让釉层如凝脂般肥厚,青色在不同光线下的幻化出微妙层次:近观是温润的玉质感,远看则似笼罩着一层薄雾。器物的弧壁上,青色随线条自然流淌,至口沿处略淡,底足处渐浓,形成天然的深浅过渡,宛如水墨淡彩般气韵生动。

“世间无限丹青手”,中国传

统绘画中的“青绿法”,以石青、石绿等矿物质为主要颜料,敷色讲究,被称为“青绿山水”。其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北宋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家将石青与石绿两种矿物颜料层层叠染,在绢本上垒起山河的魂魄。近山用浓绿勾皴,似苍松翠柏的郁茂;远山以石青晕染,如碧霞映照着群峰。青绿在水天相接处渐次淡化,化作雾霭朦胧的青灰,让江面有了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空蒙,成就了中国绘画史上“青绿为骨,水墨为韵”的独特视觉效果。

青韵不言,道尽国风之美。当我们于博物馆的展柜前驻足,于古籍的字行间寻觅,总会与这抹青色撞个满怀。穿越千年的青,是苔痕爬过石阶的执着,是窑火淬炼出的温润,是文人笔尖流淌的风骨。它在山水间扎根,在器物上凝眸,在文脉里呼吸。这是古人递给我们的巨大宝藏,在时光长河里永远流传着生生不息的回响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